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古渡口的落日

關峰

站在落日的古渡口，晚霞的餘暉輕拂我眼角的熱淚，用淡淡的記憶尋找那曾經升起的晨熾炊煙。搬進沙潁河畔的新居，離沙潁河徐禪堂渡口更近了。站在古渡口的牌子下面，那裡寫滿期待與歲月。落日的餘暉溫柔著水天一色的河面，微波把一葉扁舟順著斜陽推向遠方。

渡口，藏著我的落日。渡口是有船過河擺渡的地方，以古老的交通方式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，承載著厚重的歷史記憶。我沒能留住落日的晚霞和向晚的微風，只留下那老去的渡口。誰會站在滄桑的渡口執一場思念？在人生的渡口總會有一條船帶你去遠方，那相思的渡口，誰能給我一杯忘情水，我心永遠為你停留，讓我一個人靜靜的守候。

渡口，藏著我的落日。徐禪堂渡口的風，溫柔地拂過我的臉龐，一個被歷史遺忘的地方，成為沙潁河上一道亮麗的風景，讓人體味到太和古縣城的文化底蘊，見證著太和古城的繁華與變遷。渡口彷彿一座寂靜的港灣，成為讓人放慢腳步，親近大自然的地方。走進渡口，猶如進入歲月的畫卷。

你可以在渡口陶醉於寧靜與愜意之中，勾起對生活的更多感悟：「人生的渡口，你我皆是過客。人生有太多的故事，人生各有渡口，各有心事所在。渡口猶如人生起點與轉折點，從渡口啟航，每個人抵達渡口的方向各異，肩負著生活的責任與擔當，感悟渡口給我們的正能量。」

渡口，藏著我的落日。面對夕陽，擁抱著無盡的遐想。從小在河邊長大，熟悉了河裡的船、河邊的樹，更熟悉河邊的萬家燈火。我曾在落日盡頭尋找流進紅塵的往事。我曾把徐禪堂渡口與太和老街的青石板聯繫在一起，這條路就是兩廣總督徐廣縉和他哥哥徐廣緘走過的路，一門兩翰林，這在大清帝國的那個年代是少有的。兄弟倆住河對岸的村莊，他們要經常在徐禪堂渡口坐船，到老街上的徐家祠堂祭拜祖先，攻讀詩書，求得功名。兄弟倆思緒永遠是溫柔的，沒有惆悵與憂傷，只有向陽而生，他們如歌的歲月只有詩和遠方。後來，徐廣縉罷官返鄉，在渡口附近的地方住下，每日與落日餘暉相伴，在渡口邊浮想聯翩，風風雨雨幾多載，風骨猶存，從容度日，與渡口共清歡。

渡口，藏著我的落日。秋荷猶在，只是落盡芳菲。我曾在渡口尋找徐廣縉的足跡，渴望在沙潁河面上尋找他留下的身影。漁舟唱晚，夕陽下最後一抹殘紅掙扎著下沉，我的心境悠然。在渡口的樹下讀書，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：「渡口是人生的關鍵節點，在歷史的長河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人生渡口出現的一切，卻無法佔有，只有經歷。一切看淡了，心也就不累了。有苦有樂，人生才會充實。微醺才是煙火，清醒才是生活。」

渡口，藏著我的落日。渡口不一樣，經歷的歷練也不一樣，成就的人生更不一樣，這就人生。人渡好這一生，看重的是你的人生态度。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一個渡口，人這一生都在渡，渡人、渡心，更要渡自己。渡人是一種情懷，渡心是一種回歸，更需要放下。人這一生皆在渡口，那是一生的挑戰，是希望和智慧所在。在人生的渡口，一眼看開，便是晴天。

五月槐花香

丁慶霞

五月的山鄉一片蔥翠。剛走到村頭，便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氣撲面而來。槐花，山鄉的槐花開了！

放眼望去，在不遠處的一個農家院裡，一片銀白色的槐花開得正旺。槐花，這久遠的鄉村情趣，讓我的心怦然而動，那一嘟嚕、一串串迷人的花叢著實可愛。

我快步走了過去，近距離看槐花，看這散發著濃濃鄉野氣息的花朵。

這是一處舊式的院落，或許它的主人已經遷徙到外地，無人照管的槐樹，在五月的時候獨自綻放，開得蓬蓬勃勃。

越過已經殘敗的院牆，槐花將她晶瑩的身軀透露出來，那羞怯的骨朵，在春陽的映射下閃耀著潔白的光彩。

在夢幻般濃郁的香氣裡，她們恬靜而柔情，似月光的皎潔，若露水的清純。

細細看，她們嬌澀的眼神，含情脈脈，彷彿許多情話含在口中。風搖動她們的身子，千嬌百媚。院落的主人哪裡去了？這槐花，一定在靜靜地等待著主人的歸來。

我想在她們風光的背後，一定會有難言之隱，會有漫長煎熬的苦心期待。我不忍說話，不忍移動自己的步子，怕驚動她們那苦苦守候的一汪相思。

鄉村，這常常被人遺忘的角落，在它貧瘠和忙碌的背後，其實是飽含多情的。

一束槐花，裡面藏著多少秘密？那吹過的鄉風，只是善良的提醒，告訴槐花，五月到了，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花期。

五月，一樹一樹的槐花灼灼盛開，為這波瀾不驚的鄉村增添添色，讓鄉村粗糙的掌心，捧起詩意，我在它溫暖的掌溫裡，看到了春天。

我想，除了這花瓣，還有什麼能讓時間駐足？

槐花無聲地開，又會悄無聲息地落，這一片香，除了一個陽錯陰差趕來的不速之客，還會受到誰的垂青？

小院的主人，感謝你種下這片槐樹。

你看這槐花開得多艷，而我有幸取代你，成為了欣然歸來的人。

淡極始知花更艷

黃小秋

仲春之時，我隨友登山，滿山遍野的杜鵑開得正盛。

山腳下的紅杜鵑，這裡一簇，那裡一團，妖嬈的身影隨處可見。那麼耀眼明亮，隨意就能折下一大束，捧在手心，那團火紅，離開青山依舊可以燃燒，跟誰都融洽。

那年，我剛從大城市分配到山村小學教書，對這人煙罕至的大山，其實並無太多喜愛，總覺著守在偏僻之處做個孩子王，並非自己一生所願。大約因為藏著一份對繁華世界的嚮往，這樣醒目的紅杜鵑，彷彿就成了我的知音。我迅速折了一大捧嫣紅在手心，不停和它合影，想著下山後定然可以賺到不少驚艷的目光，嘴角不由自主地翹了起來。

來。

越往高處攀爬，那明艷的紅就越稀疏。到了寒風料峭的山腰和峰頂處，竟只剩淡淡的紫杜鵑花影了。紅杜鵑的植株雖有一些，卻還是光禿禿的枝幹，葉芽都閉得緊，像是嫌棄這風寒之處，人跡罕至，不樂意浪費自己的矍鑠姿容似的。倒是紫杜鵑，不懼風的凜冽，不怕無人欣賞的寂寞，獨愛高處暖陽，一抹微笑，一片芳心，都在這寒涼裡綻放了。

紫杜鵑雖是灌木，但比茶花樹更高，接近喬木。經歷了一個冬天的嚴寒後，葉片已顯出幾分蒼綠，偶爾也有淺綠與粉綠點綴其間。五個薄薄的花瓣成酒窩形展開，除了邊緣一點紫，漸漸漸淡，到花蕊處，基本接近月白，仔細看，才見隱約浮出的一分沁紫。那柔柔的花瓣，微微捲曲的花蕊，溫婉而篤定，恍如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女子，雖靜立無語，卻有掩不住的韻味在流轉。

還未張蕊的花骨朵，淡紫裡透著粉，彷彿是朱唇不啟，緊護著自己小秘密似的。及至花開，依舊半掩，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意。看的人覺著愛憐，忍不住舉起相機，想要留下這份素雅在身側。然而，明明一束一束，錦雲一般地繡在山間的，頗有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的飄逸，拍攝到鏡頭裡，卻只有一點點碎白，全然沒了眼中所見

的驚艷和雅致。

「唉，這紫杜鵑的顏色實在太淡了，相機拍不出她原本的恬淡輕盈之美呀！」朋友放下了相機，滿臉都是惋惜。「你如此美艷，為何虛擲於天地間？」對著那簇簇淡紫，我也不禁念出一句愛默生的感慨。

為什麼呢？高嶺之上，怕冷的蜜蜂蝴蝶都沒了行蹤，漫山的紫杜鵑沉默不語，任清冽的風，掀動薄如雪片的花瓣，讓那清雅的美麗如水波般蕩漾開去。對著這高寒之嶺上的一樹樹淡紫，我們除了欣賞與欽佩，竟無人捨得折一枝在手；離開這青山綠野，再名貴的花瓶，也養不久這份恬靜水靈吧！

「眼為視而生，則美為美」，也許如愛默生所猜，她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種美。她，娉婷曼娜，像流雲溢彩，雖離首高枝，卻並不輕易背叛自己的土地和陽光。她的美麗，她的魅力，不需要鏡頭與眾人的目光來展現——給供養自己的土地和縈繞週身的一片陽光，默默奉上一縷淡香即可。

淡極始知花更艷，原來紫杜鵑是一種有信仰的花，她的美只為自己的存在而生，無畏腳下的土地有多貧瘠，也毋須蜂飛蝶舞，更不在意有無眾多的目光追隨。

凜冽的頂峰之上，我與一樹一樹迎風盛放的紫杜鵑，默契相通，過濾了塵世慾念，生命的方向變得清晰起來……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温陵氏 宓月 540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江右懷古·四章



王一木，江西蓮花人。哲學碩士、法學博士。江西省作家協會會員。著有《多元文化語境中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研究》《儒家生命哲學研究》《唐朝那幾場雪》等專著；現任江西人民出版社重點圖書出版中心主任，江西省首屆十佳編輯；著名的散文詩作家，在《詩刊》《散文詩世界》《星星詩刊》等刊物發表散文詩。

1.王勃

李元嬰的眼光很毒，一眼一片風水。風水，是中國最詭異的語言，一片能旺盛一個王朝。千年百年。

樓閣，可以不斷被毀。倒影在江中的水袖，定格在落霞裡的孤鷺，卻始終是大唐盛世，歌舞昇平，波光粼粼。

王勃的詩序很絕，一首便鮮活了一個江南，鮮活了一座樓閣。

千載而下，滕王閣高朋滿座，勝友如雲。如無王勃，抑或沒有他偶然的路過，這片風水還會如此，生生不息嗎？

憑欄遠眺，山河依舊，美不勝收。能在滄海桑田中風韻猶存的，定是一個文化基因，抑或是一種記憶文本。

所有的風雨都是文字，所有的景致都是線索。多少層層疊疊的目光，層層疊疊的仰望，串起了世世代代的記憶。

滕王閣聳立無語，雲卷雲舒。

一座閣樓，一首詩序；一個軀體，一個靈魂。

有靈魂的樓閣，才有記憶。是王勃，而非元嬰，給了這座樓閣生命，美輪美奐。

2.八大山人

寧王的後裔，在大清能倖存于世已是一個奇跡。八大山人，不僅終老南昌，且風神秀健，一如他筆下的故國殘山，絕世枯荷，禿鷹孤禽，呼吸著淺墨淡影的時間，在紙上流傳，千秋不老。

他的畫風，雖然幽寂冷峻，一筆一畫卻血統高貴。那種傲視一切的氣場，只有他的山河可以勾勒。收藏他的目光，能聽到一個王朝朝衣上的煙雨。在記憶深處瀰漫。

他的書法，是那麼隨意，常常哭之笑之，甚至落髮為僧。一身的殘山剩水。滿紙的禪。那種境界，恐怕只有他的筆能吐納。

他突兀的抒情，抑或正是浪跡他方的桃源。

八大山人，是一個傳統裡走失的諺語。在一片不屬於自己的貧瘠的土壤裡，點點散開，釋放生命，釋放深邃和無垠。

3.譚綸

所有的聲音都沉澱了。只有譚綸的名字，在遼闊的大海上浮動海鷗的身影。

海是歷史的情感，又是歲月的屏障。一衣帶水，有血的記憶。

從江西宜黃到大海，從左眼到右眼，是譚綸一生的距離。

一路上，有山有水，有400年前的劍，劍是鎮定一個國度的力量。

一想到炮火，海的蔚藍便退入了天空。歲月把鋼鐵的戰例，不慎丟失在最柔軟的水上。遙望天邊的弓和箭，那是一個民族



尊嚴和信仰最古典的組合。

海岸是戰爭的時態，炮和劍是頻繁的動詞。

譚綸是抗擊倭寇的細節，他把手伸進天空時，憤怒的濤聲，是擊潰侵略的檄文。

一道聖旨，譚綸成了海岸。兵部尚書和太子少保，只是他的兩隻海鳥，一種附屬於海的符號。

4.謝枋得

他的名號叫疊山，他的心情叫疊山。

站在南昌疊山路上，歲月的風，五顏六色地，來來往往。他以忠骨，鋪開了歷史的視覺。

雖然，歷史離開它原來的位時，一朝

的梅花都落了。天和地遽然分開後，謝枋得流落到建陽，以賣卜教書度日，他枕一夜夜鄉愁入眠，有滿床月光。

他的雙手浮刻在嘶殺聲中，他的目光依然是烽火，燃燒著率部抗敵的狼煙。他的期待，依然是雨散雲收，一天君。

南宋的天空已然如此空蕩，沒有一片美麗的雲鷲，可以用來供奉他的忠誠。他這棵前朝的青松，不撐元代的的天，所有針形的葉都絕食而亡。

我們總以敬仰賄賂歷史，在這草長鶯飛的江南，在這漫山遍野的鄉愁裡，歲月竟然如此冰涼。

悲涼的，只是一個帝王；悲壯的，只是一段歷史。永恆的，是一個名字，抑或是一個愛國的忠魂。